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六上

列傳百五十五

吐蕃上

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

距鄯善五百里

本漢西羌之地也其

種落莫知所出也

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

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習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其姓勃宰野

或云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

利鹿孤卒樊尼尚幼弟傳檀嗣位以樊尼爲安西將軍

後魏神瑞元年傳檀爲西秦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招集

餘衆以投沮渠蒙遜蒙遜以爲臨松太守及蒙遜滅樊

尼乃率衆西奔濟黃河逾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

樊尼威惠夙著為羣羌所懷皆撫以恩信歸之如市遂改姓為罕勃野以禿髮為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其後子

孫繁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漸廣歷周及隋猶隔諸羌未

通於中國其國人號其王為贊普其俗謂強雄曰贊丈夫曰昔故號君長曰

贊普贊普相為大論小論其官有大相曰論薩副相曰

妻曰末蒙相為大論小論論其官有大相曰論薩副相曰

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擊通又有內大相曰曩論充各一人

日論莽熱副相曰曩論覓零通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

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擊通副整事曰喻寒覓零通

小整事曰喻寒波充皆在國事總號曰尚論擊通突瞿

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為約雖有官不常厥職

臨時統領徵兵用金箭以七寸金箭為契百里一驛有

益寇至舉烽燧百里一亭用刑嚴峻小罪剜眼鼻或皮

鞭鞭之但隨喜怒而無常科囚人於地牢深數丈二三年方出之宴異國賓客必驅犛牛令客自射牲以供饌與其臣下一年一小盟刑羊狗獼猴先折其足而殺之繼裂其腸而屠之令巫者告於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云若心遷變懷奸反覆神明鑒之同於羊狗三年一大盟夜於壇墀之上與衆陳設肴饌殺犬馬牛驢以爲牲呪曰爾等咸須同心戮力共保我家惟天神地祇共知爾志有負此盟使爾身體屠裂同於此牲其地候大寒

多

多霆電風雹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不生杭稻有谷常冰地有寒瘧中人輒痞促而不害

青麴麥登豆小麥蕎麥畜多犛牛猪犬羊馬又有天鼠

狀如雀鼠其大如貓皮可為裘獨峯馳日又多金銀銅

錫其人或隨畜牧而不常厥居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氈韋以豬塗面為好

婦人辨髮而縈之其官之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

然頗有城郭其國都城號為邏些城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

屋皆平頭高者至數十尺貴人處於大氈帳名為拂廬

部人處小拂廬寢處汙穢絕不櫛沐接手飲酒以氈為盤捻麅

為椀實以羹酪并而食之多事獯羝之神人信巫覡浮喜

屠法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不知節候麥熟為歲首圍碁陸博吹蠶

鳴鼓為戲弓劍不離身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及政重壯賤老母拜

於子子倨於父出入皆少者在前老者居其後軍令嚴

肅

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

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

其鎧冑精良衣之周身竅

兩目勁弓利刃不能甚傷

重兵死惡病終累代戰沒以爲甲門臨陣

敗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稠人廣衆必以

徇焉其俗恥之以爲次死拜必兩手據地作狗吠之聲

以身再揖而止居父母喪截髮青黛塗面衣服皆黑旣

葬卽吉其贊普死以人徇葬

其君臣自爲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

衣服珍玩及嘗所乘馬弓劍之類皆悉埋之仍於墓上

起大室立土堆插雜木爲祠祭之所

其後有君長曰痕悉董摩董摩生陀

土度陀土生揭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詎素若詎素生論贊素論贊生棄宗弄贊亦名棄蘇農亦號弗

夜氏貞觀八年其贊普棄宗弄讚始遣使朝貢弄讚弱冠

嗣位性驍武多英略其鄰國羊同及諸羌竝賓伏之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見德遐大悅聞突厥及吐谷渾皆尙公主乃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太宗未之許使者旣反言於弄讚曰初至大國待我甚厚許嫁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有相離間由是禮薄遂不許嫁弄讚遂與羊同連發兵以擊吐谷渾不能支遁於青海之上以避其鋒其國人畜竝爲吐蕃所掠於是進兵攻破寃項及白蘭諸羌率其衆二十餘萬頓於松州西境遣使貢金帛新書金甲云來迎公主又謂其屬曰若大國不嫁公主與我卽當入寇遂進攻松州

都督韓威輕騎覘賊反爲所敗邊人大擾太宗遣吏部
尙書侯君集爲當彌道行營大總管右領軍大將軍執
失思力爲白蘭道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牛進達爲關
水道行軍總管右領軍將軍劉蘭爲洮河道行軍總管
率步騎五萬以擊之進達先鋒自松州夜襲其營斬千
餘級弄讚大懼引兵而退

初東寇也連歲不解其大臣
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

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太宗許之弄讚乃遣其相祿東贊
致禮獻金五千兩自餘寶玩數百事貞觀十五年太宗
以女宗文成公主妻之令禮部尙書江夏郡王道宗主婚
持節送公主於吐蕃弄讚率其部兵次柏海親迎於河

源見道宗執子壻之禮甚恭旣而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及與公主歸國謂所親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國者今我得尙大唐公主爲幸實多當爲公主築一城以誇示後代遂築城邑立棟宇以居處焉公主惡其人赭面弄讚令國中權且罷之自亦釋氍毹襲襲統綺漸慕華風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太宗伐遼東還遣祿東贊來賀奉表曰聖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國竝爲臣妾而高麗恃遠闕於臣禮天子自領百萬度遼致討墮城陷陣指日凱旋夷狄纔聞陛下發駕少進之間已

聞歸國雁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壻喜百常
夷夫鵝猶雁也故作金鵝奉獻其鵝黃金鑄成其高七
尺中可實酒三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元策使
往西域爲中天竺所掠吐蕃發精兵與元策擊天竺大
破之遣使來獻捷高宗嗣位授弄讚爲駙馬都尉封西
海郡王賜物二千段弄讚因致書於司徒長孫无忌等
云天子初卽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
除討并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
嘉之進封爲賓王賜雜綵三千段因請蠶種及造酒碾
磑紙墨之匠竝許焉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元闕之下

永徽元年弄讚卒高宗爲之舉哀遣右武侯將軍鮮于臣濟持節賫璽書弔祭弄讚子早死其孫繼立復號贊普時年幼國事皆委祿東贊祿東姓婁氏雖不識文記而性明毅嚴重講兵訓師雅有節制吐蕃之并諸羌雄霸本土多其謀也初太宗旣許降文成公主贊普使祿東贊來迎召見顧問進對合旨太宗禮之有異諸蕃乃拜祿東贊爲右衛大將軍又以琅邪長公主外孫女段氏妻之祿東贊辭曰臣本國有婦父母所聘情不忍乖且贊普未謁公主陪臣安敢輒娶太宗嘉之欲撫以厚恩雖奇其答而不遂其請祿東贊有子五人長曰贊悉

若早死次欽陵次贊婆次悉多干次勃論及東贊死欽

陵兄弟復專其國後與吐谷渾不和顯慶三年獻金益金頗羅等請昏未

幾吐谷龍朔麟德中遞相表奏各論曲直國家依違未

為與奪吐蕃怨怒遂率兵以擊吐谷渾吐谷渾大臣素和貴奔吐蕃基

以虛實故吐蕃能破其國吐谷渾大敗河源王慕容諾曷鉢及宏化

公主脫身走投涼州遣使告急詔涼州都督鄭仁泰為青海道行軍大總管率

將軍獨孤卿雲等屯涼郡左武侯大將軍蘇定方為安

集大使為諸將節度以定其亂吐蕃使論仲琮入朝表

吐谷渾罪帝遣使者譙讓乃使來請與吐谷渾平憾求

赤水地牧馬不許總章中議徙吐谷渾部於涼州旁南

山帝刈吐蕃之入召宰相姜恪閣立本將軍契苾何力
等議先擊吐蕃立本日民飢未可以師何力曰吐蕃介
在西極臣恐師到獸竄山伏捕討無所得至春復侵吐
谷渾臣請勿救使疑吾力困而驕之一舉可滅也恪曰

不然吐谷渾方衰吐蕃負勝以衰氣拒勝兵戰必不亢
不救則滅臣謂王師亟助之使國幸存後且徐圖可也
議不決亦咸亨元年四月入殘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
不克徙

竝詔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

左衛員外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右衛將軍郭待封為副

率眾十餘萬以討之軍至大非川為吐蕃大將論欽陵

所敗仁貴等竝坐除名吐谷渾全國盡沒唯慕容諾曷

鉢及其親信數千帳來內屬仍徙於靈州自是吐蕃連

歲寇邊當悉等州諸羌盡降之

詔司戎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姜恪為涼州道

行軍大總管出討會恪卒班師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
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贊普孰與其祖賢
對曰勇果善斷不逮也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
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產寡薄烏海之陰盛夏積雪暑

既冬裘隨水草以牧寒則城處施廬帳器用不當中國
萬分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
而強也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素和貴叛其主
吐蕃任之奪其土地薛仁貴等往定慕容氏又伏擊之
而寇我涼州何也仲琮頓首曰臣奉命來獻他非所聞
帝雖其答然以仲琮非用事臣故殺其禮上元二年遣
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上元三年進寇鄯廓等州殺
求與吐谷渾修好帝不聽

掠人吏

詔周王顯為洮河道行軍元帥率工部尚書劉
審禮等十二總管以相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

帥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鴻臚卿蕭嗣業等軍討之
二王不克行吐蕃進攻疊州破密恭丹嶺二縣又攻扶

州敗高宗命尚書左僕射劉仁軌往洮河軍鎮守以禦

之吐蕃與西突厥

儀鳳三年又命中書令李敬元

為洮

行軍大總管西

兼鄯州都督往代仁軌於洮河鎮守仍

召募關內河東及諸州驍勇以為猛士不簡色役亦有

嘗任文武官者召入殿廷賜宴遣往擊之又令益州長
史李孝逸備州都督拓王奉等發劍南山南兵募以防
禦之

先戰龍支吐蕃敗

其年秋敬元與工部尚書劉審禮率兵

與吐蕃戰於青海官軍敗績審禮沒於陣敬元按軍不
敢救俄而收軍卻出頓於承風嶺阻泥溝不能動賊屯
於高岡以壓之偏將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率敢
死之士五百人夜斫賊營賊遂潰亂自相蹂踐死者三
百餘人敬元遂擁衆鄯州坐改爲衡州刺史往劍南兵
募於茂州之西南築安戎城以壓其境俄有生羌爲吐
蕃鄉導攻陷其城遂引兵守之時吐蕃盡收羊同党項

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楊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
又攻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
魏已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高宗聞審禮等敗沒召侍

臣問綏禦之策

帝既儒仁無遠略見諸將數敗乃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帝曰朕未始擐

甲屐軍往者滅高麗百濟比歲用師中國騷然朕今悔之今吐蕃內侵蓋爲我謀中書舍人劉禕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也或言賊險黠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便惟中書侍郎薛元超謂縱敵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厲黃門侍郎來恆曰自李勣亡遂無善將恆卽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敵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中書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命將興師相繼不絕空勞士馬虛費糧儲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窮巢穴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烽堠勿令侵掠

使國用豐足人心協同寬之數年可一舉而滅給事中

劉齊賢皇甫文亮等皆言嚴守之便贊婆素和貴率兵三萬攻河源屯良

非川敬元與尋而左武衛黑齒常之以精騎三千破吐

蕃大將贊婆及素和貴於良非川殺獲二千餘級吐蕃

遂引退詔以常之為河源軍使嚴峰羅以鎮禦之宗紀

常之良非川之捷在永隆元年儀鳳四年贊普卒其子不當在儀鳳四年上錯簡於此

器弩悉弄嗣位復號贊普時年八歲國政復委於欽陵

遣其大臣論寒調傍來告喪且請和高宗遣郎將宋令

文入蕃會葬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高宗又遣使弔祭

之又歸我陳行焉之喪初行焉使虜論欽陵欲拜已臨以兵不為屈畱之十年及是喪還贈睦州刺史贊婆

復入良非川常之擊走之則天臨朝命文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

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閼溫古爲副永昌元年率兵往征

吐蕃遲留不進待價坐流蒲州本紀及傳皆作繡州溫古處斬待

價素無統禦之才遂狼狽失據士卒饑饉皆轉死溝壑

明年又命文昌右相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以

討吐蕃中路退還軍竟不行如意元年吐蕃大首領曷

蘇率其所屬并貴川部落與党項種三十萬請降則天令右玉

鈐衛大將軍張元遇率精卒二萬充安撫使以納之師

次大渡水曷蘇事洩爲本國所擒又有大首領智捶新書

插下率羌蠻部落八千餘人詣元遇內附元遇以其部

落置葉川州以智捶爲刺史仍於大度西山勒石紀功

而還長壽元年武威軍總管王孝傑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將軍

阿史那忠節大破吐蕃之衆克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等四

鎮乃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發兵以鎮守之議者請廢四鎮勿有

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爲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

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

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渡

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候亭燧出長城數千里

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算緡法

稅舟車權酒酤夫豈不懷爲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孤

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

於延光三絕三通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迹竝南山抵蔥

嶺剖裂府鎮煙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

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膏之西長鼓右驅

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

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懾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於是首領勃論贊與突厥偽可汗阿史那倭子南侵與孝傑戰冷泉敗走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孰沒斯城萬歲登封元年孝傑

復爲肅邊道大總管率副總管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

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孝傑坐免官新書虜敗還課

萬歲通天元年吐蕃四萬衆奄至涼州城下都督許欽

明初不之覺輕出按部遂遇賊拒戰久之力屈爲賊所

殺時吐蕃又遣使請和則天將許之論欽陵乃請去安

西四鎮兵仍索分十姓之地武后詔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與欽陵遇元振曰東

贊事朝廷誓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父通之子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然天子許和得罷

二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自守若何
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爲列國主道非有他且
諸部與吐蕃異久爲唐邊人矣欽陵曰使者意我規削
諸部爲唐邊患邪我若貪土地財賦彼青海湟川近矣
今舍不爭何哉突厥諸部積漠廣莽去中國遠甚安有
爭地萬里外邪且四夷唐皆臣并之雖海外地際靡不
磨滅吐蕃適獨在者徒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十姓五
咄陸近安西於吐蕃遠俟斤距我裁一磧騎士騰突不
易旬至是以爲憂也烏海黃河關源阻奧多獮毒唐必
不能入則孱甲弱將易以爲蕃患故我欲得之非闕諸
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狹纔百里我
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穫不五六年可斷
其右今棄不爲亦無虞於我矣青海之役黃仁素約和
邊守不戒崔知辨徑俟斤掠我牛羊萬計是以求之使
使者固請元振則天竟不許之吐蕃自論欽陵兄弟專
固言不可許

統兵馬欽陵每居中用事諸弟分據方面贊婆則專在
東境與中國爲鄰三十餘年常爲邊患其兄弟皆有才

略諸蕃憚之聖厯二年其贊普器弩悉弄年漸長乃與其大臣論巖等密圖之時欽陵在外贊普乃佯言將獵召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召欽陵贊婆等欽陵舉兵不受召贊普自帥眾討之欽陵未戰而潰遂自殺其親信左右同日自殺者百餘人贊婆率所部千餘人及其兄弟葬布支等來降則天遣羽林飛騎郊外迎之授贊婆輔國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封歸德郡王

葬布支左羽林大將軍安國公皆賜鐵券

優賜甚厚仍令領其部兵於洪源

谷討擊尋卒贈特進安西大都護久視元年吐蕃又遣

其將趨葬布支寇涼州圍逼昌松縣

遣左肅政臺御史大夫魏元忠爲隴

右諸軍
大總管

隴右諸軍州大使唐休璟與莽布支戰於洪源

谷斬其副將二人獲首二千五百級長安二年贊普率
眾萬餘人寇悉州都督陳大慈與賊凡四戰皆破之斬
首千餘級於是吐蕃遣使論彌薩等入朝請求和則天
讌之於麟德殿奏百戲於殿庭論彌薩曰臣生於邊荒
由來不識中國音樂乞放臣親觀則天許之於是論彌
薩等相視笑忭拜謝曰臣自歸投聖朝前後禮數優渥
又得親觀奇樂一生所未見自顧微瑣何以仰答天恩
區區褊心唯願大家萬歲明年又遣使獻馬千匹金二
千兩以求婚則天許之時吐蕃南境屬國泥婆羅門等

皆叛贊普自往討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國人立
器弩悉弄之子棄隸踏贊為贊普時年七歲中宗神龍

元年吐蕃使來告喪中宗為之舉哀廢朝一日

臣又使大

熱固求婚未報會監察御史李知古建計姚州蠻削吐蕃鄉導詔發劍南募士擊之蠻酋以情輸虜殺知古尸以祭天進攻蜀漢詔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為姚舊道討擊使率兵擊之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絙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景龍二年還其昏使或言彼來逆公主且習聞華言宜勿遣帝以中國當以信結夷狄不許明年吐蕃更遣使者納貢俄而贊普之祖母遣其

大臣悉董熱

新書宗俄

來獻方物為其孫請婚中宗以所養

雍王守禮女為金城公主許嫁之自是頻歲貢獻景龍

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贊咄

名悉

等來迎女中宗

宴之於苑內毬場命駙馬都尉楊慎交與吐蕃使打毬
中宗率侍臣觀之四年正月制曰聖人布化用百姓爲
心王者垂仁以八荒無外故能光宅遐邇裁成品物由
是隆周理庥恢柔遠之圖強漢乘時建和親之議斯蓋
寓長策經邦茂範朕受命上靈克纂洪業庶幾前烈永
致和平睠彼吐蕃僻在西服皇運之始早申朝貢太宗
文武聖皇帝德侔覆載情深億兆思偃兵甲遂通姻好
數十年間一方清淨自文成公主往化其國因多變革
我之邊隅亟興師旅彼之蕃落頻聞彫弊頃者贊普及
祖母可敦酋長等屢披誠款積有歲時思託舊親請從

新好金城公主朕之少女豈不鍾念但爲人父母志悉
黎元若允乃誠祈更敦和好則邊土寧晏兵役服息遂
割深慈爲國大計築茲外館聿膺嘉禮降彼吐蕃贊普
卽以今月進發朕親自送於郊外中宗召侍中紀處訥
謂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則江夏王送之卿雅識蕃情有
安邊之略可爲朕充吐蕃使也處訥拜謝旣而以不練
邊事固辭上又令中書侍郎趙彥昭充使彥昭以旣充
外使恐失其權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謂之曰公
國之宰輔而爲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然計將安
出履溫因爲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於是以左衛大

將軍楊矩使焉其月帝幸始平縣以送公主設帳殿於
百頃泊側引王公宰相及吐蕃使入宴中坐酒闌命吐
蕃使進前諭以公主孩幼割慈遠嫁之旨上悲泣獻歎
久之賜錦綳別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因命從臣賦詩餞別曲赦始
平縣大辟罪已下百姓給復一年改始平縣爲金城縣

又改其地爲鳳池鄉愴別里公主旣至吐蕃別築一城
以居之睿宗卽位攝監察御史李知古上言姚州諸蠻
先屬吐蕃請發兵擊之遂令知古徵劍南兵募往經略
之蠻酋傍名乃引吐蕃攻知古殺之仍斷其屍以祭天

案新書此中宗神龍三年事詳上舊書錯簡於此時張元表爲安西都護又與

吐蕃北境互相攻掠吐蕃內雖怨怒外敦和好時楊矩

爲鄯州都督吐蕃遣使厚遺之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

爲金城公主湯沐之所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其

地肥良堪頓兵畜牧又與唐境接近自是復叛始率兵

入寇開元二年

其相全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巧左散騎常侍解琬蒞盟帝令

姚崇等報書命琬持神龍誓往吐蕃亦遣尚欽藏御史名悉臘獻載辭未及定秋吐蕃大將全

達焉

新書延

乞力徐等率衆十餘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

渭等州掠監牧羊馬而去楊矩悔懼飲藥而死元宗令

攝左羽林將軍薛訥

爲隴右防禦使

及太僕少卿王晙率兵邀

擊之仍下詔將大舉親征召募將士克期進發俄而晙

等與賊相遇於渭源之武階驛斬首萬七千獲馬羊無慮二十萬又戰長子豐

安前軍王海濱力戰死之駿等率兵而進大破吐蕃之

衆殺數萬人盡收得所掠羊馬賊餘黨奔北相枕藉而

死洮水爲之不流上遂復疑作罷親征命紫微舍人倪若

水往按軍實仍弔祭王海濱而還吐蕃遣其大臣宗俄

因子至洮河祭其死亡之士仍款塞請和上不許之宰相

建言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距積石二百里今旣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

約詔可遣左驍衛郎將尉遲襲使吐蕃慰安公主自是連年犯邊郭知運王君

奐相次爲河西節度使以捍之吐蕃旣自恃兵強每通

表疏求敵國之禮言詞悖慢上甚怒之使者至臨洮詔不內金城公主

上書求聽修好且言贊普君臣欲署誓刻吐蕃又遣使
者上書言孝和皇帝嘗賜盟是時唐宰相豆盧欽望魏
元忠李嶠紀處訥等凡二十二人及吐蕃君臣同誓孝
和皇帝崩太上皇嗣位修睦如舊然唐宰相在誓刻者
皆歿今宰相不及前約故須再盟比使論乞力等前後
七輩往未蒙開許且張元表李知古將兵侵暴甥國故
違誓而戰今舅許滿貸前惡歸於大和甥既堅定然不
重盟爲未信要待新誓也甥自總國事不率於下欲使
百姓久安舅雖及於和而意不專於言何益又言舅責
乞力徐集兵且兵以新故相代非集也往者疆場自自
水皆爲閒壤昨郭將軍屯兵而城之故甥亦城假令二
國和以迎送有如不通因以守境又疑與突厥骨咄祿
善者舊與通聘卽曰舅甥如初不與交矣因奉寶瓶牒
以獻帝謂昔已和親有成言尋前盟可矣不許復誓禮
其使而遣且厚賜贊普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攻小
勃律國其王沒謹忙詒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
唐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圖之孝嵩聽
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忙兵
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始勃
律王來朝父事帝還國置綏遠軍以捍吐蕃故歲常戰

吐蕃每日我非利若國我假道攻四鎮蜀及是累歲不出兵於是隴右節度使王君奭請深入取償十二年破吐蕃獻俘及封禪禮畢中書令張說奏言吐蕃醜逆誠負萬

誅然又事征討實爲勞弊且十數年甘涼河鄯徵發不息縱令屢勝亦不能補聞其悔過請和惟陛下遣使許其稽顙內屬以息邊境則蒼生幸甚上曰待吾與王君奭等之說出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兩國和好何以爲功若入陳謀則吾計不遂矣尋而君奭入朝奏事遂請率兵深入以討之十五年正月君奭率兵破吐蕃於青海之西虜其輜重及羊馬而還先是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攻大斗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

里君奭畏其鋒不敢出戰會大雪賊凍死者甚衆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君奭先令人潛入賊境於其歸路燒草悉諾邏軍還至大非川將士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奭與秦州都督張景順等率衆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水冰合將士竝乘冰而渡會悉諾邏已渡大非川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奭縱兵俘之而還其年九月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城執刺史田元獻及王君奭之父壽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仍毀其城而去又進攻玉門軍及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凡八十日賊遂引退

回寇安西

副都護趙頤
真擊卻之

俄而王君奭爲回紇餘黨所殺乃命兵部

尚書蕭嵩爲河西節度使以建康軍使左金吾將軍張
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時悉
諾邏恭祿威名甚振蕭嵩乃縱反間於吐蕃云其與中
國潛通贊普遂召而誅之明年秋吐蕃大將悉末朗復
率衆攻瓜州守珪出兵擊走之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
張忠亮本紀及蕭嵩傳皆作志亮引兵至青海西南渴波谷與吐蕃
接戰大破之俄而積石莫門兩軍兵馬總至與忠亮合
勢追討破其大莫門城生擒千餘人獲馬一千匹羶牛
五百頭器仗衣資甚衆又焚其駱駝橋而還八月蕭嵩

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弩手四千人與吐蕃戰於祁連城下自辰至暮散而復合賊徒大潰臨陣斬其副將一人

上級五千首五賊敗散走投山哭聲四合初上聞吐蕃重來入

寇謂侍臣曰吐蕃驕暴恃力而來朕今按地圖審利害

親指授將帥破之必矣數日而露布至十七年守珪率伊沙等

州兵破虜大同軍朔方大總管信安王禕又率兵赴隴右拔其

石堡城斬首四百餘級生擒二百餘口遂於石堡城置

振武軍仍獻其俘囚於太廟帝以書賜將軍裴旻曰敢

陳將吏皆斬戰有逗留舉隊如軍法能禽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士益奮吐蕃令曩骨委書塞下言論莽熱論

泣熱皆萬人將以贊普命謝都督刺史二國有舅甥好昨彌不弄羌項交構二國故失歡此不聽唐亦不應

聽都督遣腹心吏與曩骨還
議盟事曩骨猶干牛官也

於是吐蕃頻遣使請和忠

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面陳通和之便上曰吐蕃贊普
往年嘗與朕書悖慢無禮朕意欲討之何得和也惟明
曰開元之初贊普幼稚豈能如此必是在邊軍將務邀
一時之功僞作此書激怒陛下兩國旣關興師動衆因
利乘便公行隱盜僞作功狀以希勳爵所損鉅萬何益
國家今河西隴右百姓疲竭事皆由此若陛下遣使往
視金城公主因與贊普面約通和令其稽顙稱臣永息
邊境此永代安人之道也上然其言因令惟明及內侍
張元方充使往問吐蕃惟明元方等至吐蕃旣見贊普

及公主具宣上意贊普等欣然請和盡出貞觀已來前
後敕書以示惟明等令其重臣名悉獵隨惟明等入朝
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
同爲一家天下百姓皆安樂中間爲張元表李知古
等東西兩處先動兵馬侵抄吐蕃邊將所以互相征討
迄至今日遂成釁隙外甥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
主之故深識尊卑豈敢失禮又緣年小枉被邊將讒搆
鬪亂令舅致怪伏乞垂察追留死將萬足前數度使人
入朝皆被邊將不許所以不敢自奏去冬公主遣使人
婁衆失若將狀專往蒙降使看公主來外甥不勝喜荷

護遣諭名悉獵及副使押衙將軍浪些紇夜悉獵入朝
奏取進止兩國事意悉獵所知外甥蕃中已處分邊將
不許抄掠若有漢人來投便令卻送伏望皇帝舅遠察
赤心許依舊好長令百姓快樂如蒙聖恩千年萬歲外
甥終不敢先違盟誓謹奉金胡瓶一金盤一金碗一馬
腦杯一零羊衫段一謹充微國之禮金城公主又別進
金鳴盤盞雜器物等十八年十月名悉獵等至京師上
御宣政殿列羽林仗以見之悉獵頗曉書記先曾迎金
城公主至長安當時朝廷皆稱其才辯及是上引入內
宴與語甚禮之賜紫袍金帶及魚袋并時服繒綵銀盤

胡瓶仍於別館供擬甚厚悉臘受袍帶器物而卻進魚

袋辭曰本國無此章服不敢當殊異之賞上嘉而許之

詔御史大夫崔琳充使報聘

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光庭曰甘

松中國阻不
如許赤嶺

仍於赤嶺各豎分界之碑約以更不相侵

時吐蕃使奏云公主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制

令祕書省寫與之正字于休烈上疏諫曰臣聞戎狄國

之寇也經籍國之典也戎之生心不可以無備典有恆

制不可以假人傳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格其非

心在乎有備無患昔東平王入朝求史記諸子漢帝不

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諸子雜詭術夫以東平漢之懿戚

尚不欲示征戰之書今西戎國之寇讎豈可貽經典之事且臣聞吐蕃之性慄悍果決敏情持銳善學不迴若達於書必能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傳則知用師多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有書檄之刺何異借寇兵而資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疲奔命一以守典存國一以喪法危邦可取鑒也且公主下嫁從人遠適異國合慕夷禮返求良書愚臣料之恐非公主本意也慮有奔北之類勸教於中若陛下慮失蕃情以備國信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德旣衰諸侯強盛禮

樂自出戰伐交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則有
以臣召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與此書國之忠也傳
曰于奚請曲縣鞶纓仲尼云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
不可假人狄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之錦綺厚以玉
帛何必率從其求以資其智臣忝叨列位職刊祕籍實
痛經典棄在戎夷昧死上聞惟陛下深察疏奏不省二
十一年又制工部尚書李嵩往聘吐蕃每唐使入境所
在盛陳甲兵及騎馬以矜其精銳二十二年遣將軍李
佺於赤嶺與吐蕃分界立碑

土蕃遣使謝且言唐吐蕃皆大國今約和爲久長計

恐邊吏有妄意者請以使人對相曉敕令昭然具知帝詔張守珪與將軍李行禪吐蕃使者莽布支分諭劍南

河西州縣曰自今二國和好無相侵暴乃二十四年正
使悉諾勃海納貢并以幣器徧遺執政

月吐蕃遣使貢方物金銀器玩數百事皆形制奇異上
令列於提象門外以示百寮其年吐蕃西擊勃律遣使
來告急上使報吐蕃令其罷兵吐蕃不受詔遂攻破勃
律國上甚怒之時散騎常侍崔希逸爲河西節度使於
涼州鎮守時吐蕃與漢樹柵爲界置守捉使希逸謂吐
蕃將乞力徐曰兩國和好何須守捉妨人耕種請皆罷
之以成一家豈不善也乞力徐報曰常侍忠厚必是誠
言但恐朝廷未必皆相信任萬一有人交搆掩吾不備
後悔無益也希逸固請之遂發兵與乞力徐殺白狗爲

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俄而希逸嫌人孫誨入朝奏事誨欲自邀其功因奏言吐蕃無備若發兵掩之必克捷上使內給事趙惠琮與孫誨馳往觀察事宜惠琮等至涼州遂矯詔令希逸掩襲之希逸不得已而從之大破吐蕃於青海之上殺獲甚衆乞力徐輕身遁逸惠琮孫誨皆加厚賞吐蕃自是復絕朝貢

二十六年大入河西

希逸拒破之

希逸以失信怏怏在軍不得志俄遷爲河南尹

行至京師與趙惠琮俱見白狗爲祟相次而死孫誨亦以罪被戮詔以岐州刺史蕭炅爲戶部侍郎判涼州事代希逸爲河西節度使鄯州都督杜希望爲隴右節度

使太僕卿王昊爲益州長史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以討吐蕃仍令毀其分界之碑二十六年四月杜希望率衆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城爲威武軍

紀作威戎軍

發兵一

千以鎮之其年七月希望又從鄯州發兵奪吐蕃河橋於河左築鹽泉城吐蕃將兵三萬人以拒官軍希望引衆擊破之因於鹽泉城置鎮西軍時王昊又率劍南兵募攻其安戎城先於安戎城左右築兩城以爲攻拒之所頓兵於蓬婆嶺下運劍南道資糧以守之其年九月吐蕃悉銳以救安戎城官軍大敗兩城並爲賊所陷昊脫身走免將士已下數萬人及軍糧資仗等並沒於賊

昊坐左遷括州刺史初昊之在軍謬賞其子錢帛萬計

并擅與紫袍等所費鉅萬坐是尋又重貶爲端州高要

尉而死二十七年七月吐蕃又寇白草安人等軍敕臨

洮朔方等軍分兵救援時吐蕃於中路屯兵斷臨洮軍

之路白水軍守捉使高柬于拒守文缺旬俄而賊退蕭昊

遣偏將掩其後有雲出軍上白兔舞擊破之王昊旣敗之後詔以

華州刺史張宥爲益州長史劍南防禦使主客員外郎

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防禦副使宥旣文吏素無攻戰

之策兼瓊遂專其戎事俄而兼瓊入奏盛陳攻取安戎

之策上甚悅徙張宥爲光祿卿拔兼瓊令知益州長史

事代張宥節度仍爲之親畫取城之計二十八年春兼
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宴等
通謀都局等遂翻城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
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上聞之甚悅中書令李
林甫等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恃
以窺邊積年已來蟻聚爲患縱有百萬之衆難以施功
陛下親紆祕策不興師旅頃令中使李思敬曉喻羌族
莫不懷恩翻然改圖自相謀陷神算運於不測睿略通
於未然累載逋誅一朝蕩滅又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
容問臣等曰卿等但看四夷不久當漸摧喪德音纔降

遽聞戎捷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已來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寮編諸史策手制答曰此城儀鳳年中羌引吐蕃遂被固守歲月旣久攻伐亦多其地險阻非力所制朝廷羣議不合取之朕以小蕃無知事須處置授以奇計所以行之獲彼戎心歸我城守有足爲慰也其年十月吐蕃又引衆寇安戎城絕水泉曾石裂泉湧虜驚引去及維州章仇兼瓊遣裨將率衆禦之仍發關中彊騎以救援焉時屬凝寒賊久之自引退詔改安戎城爲平戎城二十九年春金城公主薨吐蕃來遣使告哀仍請和上不許之使到數月後始爲公主舉哀於光順門外輟朝三日

六月吐蕃四十萬眾攻承風堡至河源軍西入長寧橋

至安仁軍渾崖峯騎將臧希液以眾五千攻而破之十

二月

吐蕃又襲廓州敗一縣屠吏人

吐蕃又襲石堡城節度使蓋嘉運

不能守元宗憤之天寶初令皇甫惟明王忠嗣為隴右

節度皆不能克

天寶元年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破虜大嶺軍戰青海破莽布支斬首三萬級

明年破洪濟城戰石堡不克副將諸葛訓死之案諸葛兩書元宗紀皆作褚又明年惟明破虜獻俘京師

載以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攻而拔之

禽其相元論樣郭

改石

堡城為神武軍

是時吐蕃與蠻閣羅鳳聯兵攻瀘南劍

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周上自言破蠻眾六萬於雲

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濟大莫門諸

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實天寶十二載於是置神策

軍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曲

天

寶十四載

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蘇毗強部也

贊普乞黎蘇龍

獵贊死大臣立其子娑悉龍獵贊爲主復爲贊普

遣使修

好元宗遣京兆少尹崔光遠兼御史中丞持節賁國信

冊命弔祭之及還而安祿山已竊據洛陽以河隴兵募

令哥舒翰爲將屯潼關昔秦以隴山已西爲隴西郡漢

懷匈奴於河右置姑臧張掖酒泉伊吾等郡又於磧外

置西域都護控引胡國又分隴西爲金城西平等郡雜

以氐羌居之歷代喪亂不爲賢豪所據則爲達夷侵廢

迨千年矣武德初薛仁果奄有隴上之地至於河虜李

軌盡有涼州之域通於磧外貞觀中李靖破吐谷渾侯

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尒開西域置四鎮前王之所未
伏盡爲臣妾秦漢之封域得議其土境耶於是歲調山
東丁男爲戍卒繒帛爲軍資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
餼羊馬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以卻
於強敵隴右鄯州爲節度河西涼州爲節度安西北庭
亦置節度關內則於靈州置朔方節度又有受降城單
于都護庭爲之藩衛及潼關失守河洛阻兵於是盡徵
河隴朔方之將鎮兵入靖國難謂之行營曩時軍營邊
州無備預矣乾元之後吐蕃乘我間隙日感邊城或爲
虜掠傷殺或轉死溝壑數年之後鳳翔之西邠州之北

盡蕃戎之境堙沒者數十州肅宗

至德初取雋州及威武等諸城入屯石堡

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肅宗遣給事中南巨川報聘然歲內侵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門軍使數來

請和元年建寅月甲辰吐蕃遣使來朝請和

帝雖審其譎姑務紓患

敕宰相郭子儀蕭華裴遵慶等於中書設宴將詣光宅

寺爲盟誓取三牲血歃之

文缺

無向佛寺之事請明日須

於鴻臚寺歃血以申蕃戎之禮從之寶應元年六月吐

蕃使燭番莽耳等二人貢方物入朝乃於延英殿引見

勞賜各有差而劍南西山又與吐蕃氏羌鄰接武德已

來開置州縣立軍防卽漢之笮路乾元之後亦陷於吐

蕃

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

寶應二年三月遣左散騎常侍兼御史

大夫李之芳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崔倫使於吐蕃至其

境而留之廣德元年

破西山合水城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是隴右地盡亡

九

月吐蕃寇陷涇州

降刺史高暉

十月寇邠州又陷奉天縣遣

中書令郭子儀西禦吐蕃以吐谷渾党項羌之衆二十

餘萬自龍光度而東

略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郭

子儀退軍車駕幸陝州京師失守降將高暉引吐蕃入

上都城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男廣武王承

宏爲帝立年號大赦署置官員尋以司封崔瓌等爲相

郭子儀退軍南保商州吐蕃居城十五日退官軍收上

都以郭子儀爲留守

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

初車駕東幸衣

冠戚里盡南投荆襄及隱竄山谷於是六軍將士持兵
剽劫所在阻絕郭子儀領部曲數百人及其妻子僕從
南入牛心谷駝馬車牛數百兩子儀遲留未知所適行
軍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監察御史李萼謂子儀曰令
公身爲元帥主上蒙塵於外國家之事一至於此今吐
蕃之勢日逼豈可懷安於谷中何不南趨商州漸赴行
在子儀遽從之延昌曰吐蕃知令公南行必分兵來逼
若當大路事卽危矣不如取玉山路而去出其不意子
儀又從之延昌與李萼皆從子儀子儀之隊千餘人山
路狹隘連延百餘里人不得馳延昌與萼恐狹隘被追

前後不相救至倒迴口遂與子儀別行踰絕澗登七盤趨於商州先是六軍將張知節與麾下數百人自城奔於商州大掠避難朝官士庶及居人資財鞍馬已有日矣延昌與萼旣至說知節曰將軍身掌禁兵軍敗而不赴行在又恣其下虜掠何所歸乎今郭令公元帥也已欲至洛南將軍若整頓士卒喻以禍福請令公來撫之以圖收長安此則將軍非常之功也知節大悅其時諸軍將賊希讓高昇彭體盈李惟誵等數人各有部曲率其數十騎相次而至又從其計皆相率爲軍約不侵暴延昌留於軍中主約萼以數騎往迎子儀去洛南十餘

呈及之遂與子儀迴至商州諸將大喜皆遵其約束吐蕃將入京師也前光祿卿殷仲卿逃難而出鞍馬衣服盡爲土賊所掠仲卿至藍田糾合散兵及諸驍勇願從者百餘人南保藍田以拒吐蕃其衆漸振至於千人子儀旣至商州未知仲卿之舉募人往探賊勢羽林將軍長孫全緒請行以二百騎隸之又令太子賓客第五琦攝京兆尹同收長安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廣張旂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仲卿探知官軍其勢益壯遂相爲表裏以狀聞於子儀仲卿二百餘騎遊奕直渡澧水吐蕃懼問百姓百姓皆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領衆

卻收長安大軍不知其數賊以爲然遂抽軍而還餘衆尚在城軍將王甫及御史大夫王仲昇頓兵自苑中入椎鼓大呼仲卿之師又入城吐蕃皆奔走乃收上都郭子儀乘之鼓行入長安人心乃安吐蕃退至鳳翔節度孫志直閉門拒之吐蕃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兼御史中丞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迴引兵入城遲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賊疲而歸賊衆恃其驍勇翼日又逼城請戰璘被甲開懸門賊乃抽退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之又復居原會成渭之地十二月乘

輿還上都

是歲南入松維保等州及雲山新籠城

二年五月放李之芳還

劍南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城

九月叛將僕射大寧郡王僕固懷

恩自靈武遣其黨范志誠任敷等引吐蕃吐谷渾之眾

來犯王畿十月懷恩之眾至邠州挑戰節度白孝德及

副元帥先鋒郭鋒

新書瞻下同

嬰城拒之以挫其鋒賊眾遂

逼奉天縣西二十里為營郭子儀屯於奉天又按軍不

戰郭鋒於邠州西三十里令精騎二百五十人步卒五

十人斫懷恩營破五千眾斬數千餘級生擒八十五人

降其大將四人馬五百匹十一月僕固懷恩引吐蕃之

眾退

是時嚴武拔鹽州又萬戰西山取其眾八萬

廣德二年

虜圍涼州

河西節度楊

志烈被圍守數年以孤城無援又跳身西投甘州涼州

又陷於寇永泰元年三月吐蕃請和遣宰相元載杜鴻

漸等於興唐寺與之盟而罷秋九月僕固懷恩誘吐蕃

回紇党項羌之眾南犯王畿吐蕃大將尚結息贊磨尚

悉東贊尚野息及馬重英率二十萬眾至奉天界邠州

節度使白孝德不能禦京城戒嚴任敷以兵略先是朔

方先鋒兵馬使渾日進孫守亮屯軍於奉天以拒之於

是詔追副元帥郭子儀於河中府領眾赴援屯於涇陽

諸將各屯守要害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

整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初吐蕃列營奉天

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於苑

渾日進單騎衝之驍騎二百人繼進衝突其營左右擊刺賊徒驚駭無不應弦而斃日進挾一蕃將躍馬而歸蕃將奮身失其撒飯一日進之衆無中鋒鏑者軍中望而益振明日吐蕃悉衆圍之日進命拋車夾石投之雜以弓弩賊死傷衆數日斂軍回營尋又日進夜斫賊營於梁母神下殺千餘人生擒五百人獲駝馬器械渾日進露布而至屯於奉天馬嵬店今月十九日已後至二十五日已前交戰二百餘陣破吐蕃一萬餘衆斬首五千級生擒一百六十人馬一千二百四十二匹駝一百一十五頭器械幡旂共三萬餘事上又下詔親征括朝

官馬京城置團練京城大駭人皆空室大戶鑿竇以出
朝官震懼家口迴避者十室八九禁之不止鎮西節度
馬璘遇吐蕃遊奕四百餘人於武功東原使五十人擊
而盡殺之無噍類自十七日雨至二十五日晚際始止
議者以爲天助吐蕃移營於醴泉縣九畹山北因攻掠
醴泉

居人數萬焚室廬田皆赤地

周智光與虜戰澄城破之

吐蕃退至永壽北遇

回紇之衆復來寇至奉天吐蕃又至馬嵬店因縱火焚

居人廬舍而退逆黨任敷以兵五千餘人犯白水縣

殘同

州自前年吐蕃犯王畿後於中渭橋鄠豐城以營兵至

是功畢會聞懷恩死其衆皆悖相誘而奔兩蕃猜貳爭

長別爲營壘回紇怒吐蕃遊奕至窰底迴紇三千騎詣涇

陽降款請擊吐蕃爲效子儀許之於是朔方先鋒兵馬

使開府南陽郡王白元光與迴紇合於涇陽靈臺縣東

五十里攻破吐蕃斬首及生擒獲駝馬牛羊甚衆降僕固名

臣上停親征京師解嚴宰臣上表稱賀案自渾日進露布下原本多錯

簡今據新書序事校正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六上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六下

翟彥秀

吐蕃下

永泰二年二月命大理少卿兼御史中丞楊濟修好於

吐蕃四月

代宗紀
十月

吐蕃遣首領論泣藏等百餘人隨濟

來朝且謝申好大厯二年

寇靈州掠宜祿郭子儀精
甲三萬戍涇陽入屯奉天

月靈州破吐蕃二萬餘衆生擒五百人獲馬一千五百

匹十一月和蕃使檢校戸部尙書兼御史大夫薛景仙

自吐蕃使還首領論泣陵隨景仙來朝景仙奏云贊普

請以鳳林關爲界俄又遣使路悉等十五人來朝三年

八月吐蕃十萬寇靈武大將尙贊摩寇邠州

先是尙悉
結自寶應

後數入邊以功高請老而贊摩
代之爲東而節度使專河隴

邠寧節度使馬璘破二

萬餘衆擒其俘以獻之九月寇靈州朔方騎將白元光

破之俄又復破二萬衆於靈武獲羊馬數千計關內副

元帥郭子儀於靈州破吐蕃六萬餘衆十二月以蕃寇

歲犯西疆增修鎮守乃移馬璘鎮涇州仍爲涇原節度

使劔南西川亦破吐蕃萬餘衆

尙悉摩復來朝

五年五月徙置

安悉拓靜恭五州於山陵要害之地以備吐蕃八年秋

吐蕃六萬騎寇靈武蹂踐我禾稼而去十月寇涇邠等

州郭子儀遣先鋒將渾瑊與賊戰於宜祿我師不利副

將史籍等三人死之村墅居人爲驅掠者凡千餘人是

夜城收合散卒襲賊營會馬璘亦襲其輜重凡殺數千人賊遂潰子儀大破吐蕃十餘萬衆初吐蕃犯我邠郊馬璘以精卒二千餘人潛夜掩賊營射賊豹皮將中目賊衆扶之號泣遂舉營遁去璘因收獲朔方兵健二百餘人百姓七百餘人馳馬數百匹九年

帝遣諫議大夫吳損修好虜亦

使使者入朝

四月以吐蕃侵擾預爲邊備乃降敕宜令子儀

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種步馬五萬衆嚴會枸邑克壯舊軍抱玉以晉之高都韓之上黨河湟義徒汧隴少年凡三萬衆橫絕高壁斜界連營馬璘以西域前庭車師後部兼廣武之戍下蔡之徭凡三萬

衆屯於泗中

新書原州泗中
字疑誤

張大軍之援忠誠以武落別

授右地奇鋒凡二萬衆出岐陽而北會希讓以三輔太
常之徒六郡良家之子自渭上而西合汴宋淄清河陽
幽薊摠四萬衆分列前後魏成德昭義永地摠六萬衆
大舒左右朕內整禁旅親誓諸將資以千金之費錫以
六牧之馬其戎裝戰器軍用邊儲各有司存素皆精辦
資爾將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師克在和善戰不陣各宜
保據疆界屯據要衝斥堠惟明首尾相應若旣悔過何
必勞人如或不恭自當伐罪然後眷求統一以制諸軍
進取之宜俟於後命

明年西川節度使崔寧破虜於西
山虜攻臨涇隴州次普潤焚掠人

畜與抱玉戰義寧破之道涇州璘尾追敗之於百里十一年正月劔南節度使崔

寧大破吐蕃故洪等四節度兼突厥吐渾氏蠻羌党項

等二十餘萬衆斬首萬餘級生擒螭城兵馬使一千三

百五十人獻於闕下牛及軍資器械不可勝紀吐蕃

志入掠黎雅於是劔南兵合南十二年九月入寇坊州詔與戰破之禽大籠官論器然

掠党項羊馬而去十月崔寧破吐蕃望漢城山南西道

獻恭戰岷州吐蕃走寧破西山三路及邛南兵斬首八

千級十三年虜大酋馬重英以四萬騎寇靈州塞漢御

史尙書三渠以擾屯田爲朔方留十四年八月命太常

後常謙光所逐重英殘鹽慶而去少卿韋倫持節使吐蕃統蕃俘五百人歸之十月吐蕃

率南蠻衆二十萬來寇一入茂州過汶川及灌口一入

扶文過方維白壩一自黎雅過邛崃關連陷郡邑乃發
禁兵四千人及幽州兵五千人同討大破之建中元年
四月韋倫至自大厯中聘使前後數輩皆留之不遣俘
獲其人必遣中官部統徙江嶺因緣求財及給養之費
不勝其弊去年冬吐蕃大興師以三道來侵會德宗初
卽位以德綏四方徵其俘囚五百餘人各給衣一襲使
倫統還其國與之約和敕邊將無得侵伐吐蕃始聞歸
其人不之信及蕃俘入境部落皆畏威懷惠其贊普乞
立贊謂倫曰乞力贊姓戶盧提氏不知是來也而有三恨奈何倫
曰未達所謂乞力贊曰不知大國之喪而弔不及哀一

也不知山陵之期而賻不成禮二也不知皇帝舅聖明
繼立已發衆軍三道連衡今靈武之師聞命輒已而山
南之師已入扶文蜀師已趨灌口追且不及是三恨也
乃發使奉贄不二旬而復命蜀帥上所獲戎俘有司請
準舊事頒爲徒隸上曰要約著矣言庸二乎乃各給縑
二匹衣一襲而歸之五月以韋倫爲太常卿復使吐蕃
其冬遣宰相論欽明思等五十五人新書五
十人隨倫至且
獻方物吐蕃見倫再至甚歡旣就館聲樂以娛之留九
日而還兼遣其渠帥報命二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常
魯與吐蕃使論悉諾羅等至自蕃中初魯與其使崔漢

衡至列館贊普令止之先命取國信敕旣而使謂漢衡曰來敕云所貢獻物並領訖今賜外甥少信物至領取我大蕃與唐舅甥國耳何得以臣禮見處又所欲定界雲州之西請以賀蘭山爲界其盟約請依景龍二年敕書云唐使到彼外甥先與盟誓蕃使到此阿舅亦親與盟乃邀漢衡遣使奏定魯使還奏焉爲改敕書以貢獻爲進以賜爲寄以領取爲領之且謂曰前相楊炎不循故事致此誤爾其定界盟並從之三年四月放先沒蕃將士僧尼等八百人歸還報歸蕃俘也九月和蕃使殿中少監兼御史中丞崔漢衡與蕃使區類贊至時吐蕃

大相尙息結忍而好殺以嘗覆敗於劔南思刷其耻不肯約和其次相尙結贊有材畧因言於贊普請定界明約以息邊人贊普然之竟以結贊代息結爲大相終約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以崔漢衡爲鴻臚卿以都官員外郎樊澤兼御史中丞充入蕃計會使初漢衡與吐蕃約定日月盟誓漢衡到商量未決已過其期遂命澤詣結贊復定盟會期且告遣隴右節度使張鎰與之同盟澤至故原州與結贊相見以來年正月十五日會盟於清水西四年正月詔張鎰與尙結贊盟於清水將盟鎰與結贊約各以二千人赴壇所執兵者半

之列於壇外二百步散從者半之分立壇下鑑與賓佐
齊映齊抗及會盟官崔漢衡樊澤常魯于頔等七人皆
朝服結贊與其本國將相論悉頗藏論臧熱論利隨斯
官者論力徐等亦七人俱升壇爲盟初約漢以牛蕃以
馬鑑耻與之盟將殺其禮乃謂結贊曰漢非牛不田蕃
非馬不行今請以羊豕犬三物代之結贊許諾塞外無
豕結贊請出羝羊鑑出犬及羊乃於壇北刑之雜血二
器而歆盟文唐有天下恢奄禹跡舟車所至莫不率俾
以累聖重光歷年惟永彰王者之不業被四海之聲教
與吐蕃贊普代爲婚姻固結隣好安危同體甥舅之國

將二百年其間或因小忿棄惠爲讐封疆騷然靡有寧
歲皇帝踐祚愍茲黎元俾釋俘隸以歸蕃落蕃國展禮
同茲叶和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謀不起兵車不
用矣彼猶以兩國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結盟今請用之
國家務息邊人外其故地棄利蹈義堅盟從約今國家
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
西至同谷縣暨劒南西山大渡河東爲漢界蕃國守鎮
在蘭渭原會西至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劒南西界磨些
諸蠻大渡水西南爲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縣見有
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處依前爲

定其黃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直南至賀蘭
山路駝嶺爲界中間悉爲閑田盟文有所不載者蕃有
兵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並依見守不得侵越其
先未有兵馬處不得新置并築城堡耕種今二國將相
受辭而會齊戒將事告天地山川之神惟神照臨無得
愆墜其盟文藏於宗廟副在有司二國之成其永保之
結贊亦出盟文不加於坎但埋牲而已盟畢結贊請鑑
就壇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爲誓誓畢復升壇飲酒
獻酬之禮各用其物以將厚意而歸二月命崔漢衡持
節答蕃遣區頰贊等歸上初令宰相尙書與蕃相區頰

贊盟於豐邑里壇所盟以清水之會不定遂罷因留頗
贊未遣復令漢衡使於贊普六月答蕃使判官于頔與
蕃使論頗沒藏等至自青海七月以禮部尙書李揆加
御史大夫爲入蕃會盟使又命宰相李忠臣盧杞關播
右僕射崔寧工部尙書喬林御史大夫于頔太府卿張
獻恭司農卿段秀實少府監李昌夔京兆尹王翊左金
吾衛將軍渾瑊等與區頗贊等會盟於壇所初于頔至
自蕃中與尙結贊約疆場旣定請歸其使從之以豐邑
坊盟壇在京城之內非便請卜壇於京城之西其禮如
清水之儀先盟二日命有司告太廟盟官致齊三日朝

服陞壇關播跪讀盟文盟畢宴賜而遣之

詔左僕射李揆爲人蕃會

盟使還區

與元元年二月以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

于頔往涇州已來宣慰吐蕃仍與州府計會頓遞時吐

蕃欸塞請以兵助平國難故遣使焉四月命太常少卿

兼御史中丞沈房入蕃計會及安西北庭宣慰使是月

渾瑊與吐蕃論莽羅率衆大破朱泚將韓旻張延芝宋

歸朝等於武功之武亭川斬首萬餘級

初與虜約得長安以涇靈四州

界之會大疫虜輒引去及泚平責先約束地天子薄其

勞第賜詔書償結贊莽羅等帛萬匹於是虜以爲怨

貞元二年

命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

建新書爲入吐蕃使八月吐蕃寇涇隴邠寧數道掠人畜取禾稼西境騷

然諸道節度及軍鎮咸閉壁自守而已京師戒嚴上遣

左金吾將軍張獻甫與神策將李昇曇蘇清沔等統兵

屯於咸陽召河中節度駱元光

新書河中渾瑊華州駱元光案是時瑊鎮河中

元光節度同華舊書河中下疑脫渾瑊元光上脫同華當從新書

率衆戍咸陽以援之

九月以吐蕃遊騎及於好時上復遣張獻甫等統兵屯

於咸陽又詔遣左監門將軍康成使於吐蕃初吐蕃大

相尙結贊累遣使請盟會定界乃命成使之至若原

新書

上若原

與結贊相見令其使論乞隋與成同來是月鳳翔

節度使李晟以吐蕃侵軼遣其將王佖夜襲賊營率驍

勇三千人入汧陽誡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慎無擊

其首尾首尾雖敗中軍力全若合勢攻之汝必受其弊
但候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出其
不意乃是奇功似如其言出擊之賊衆果敗

結贊僅自脫虜衆二

萬副將史廷玉力戰死之又寇鳳翔城下李晟出兵禦

之一夕而退十月李晟遣兵襲吐蕃之堆沙堡大破之

焚其歸積斬蕃酋扈屈律設贊等七人傳首京師十一

月吐蕃陷鹽州初賊之來也刺史杜彥光使以牛酒犒

之吐蕃謂曰我欲州城居之聽爾率其人而去彥光乃

悉衆奔鄯州十二月陷夏州刺史托拔乾暉率衆而去

復據其城又寇銀州素無城壁人皆奔散

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

正殿痛自咎詔駱
元光經畧鹽夏

三年春命檢校左庶子兼御史中丞

崔幹爲入吐蕃使相次又遣左庶子李鈺使之河東保
寧等道節度使馬燧來朝初尙結贊旣陷鹽夏等州各
留千餘人守之結贊大衆屯於鳴沙自去冬及春羊馬
多死糧餉不給時詔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邠寧節
度韓遊瓌統衆與鳳翔鄜郿及諸道戍卒屯於塞上又
命燧率師次於石州分兵隔河與元光等犄角討之結
贊聞而大懼累遣使請和仍約盟會上皆不許又遣其
大將論頰熱厚禮卑詞求燧請盟燧以奏焉上又不許
惟促其合勢討逐燧喜賂信詐乃與頰熱俱入朝盛言

其可保信許盟約上於是從之燧旣赴朝諸軍但閉壁而已結贊遽悉其衆棄夏州而歸馬旣多死有徒行者及是夏平涼之會竟渝盟焉燧亦由此失兵柄而奉朝請矣四月崔幹至自鳴沙初澣至鳴沙與尙結贊相見詢問其違約陷鹽夏州之故對曰本以定界碑被牽倒恐二國背盟相侵故造境上請修舊好又蕃軍頃年破朱泚之衆於武功未獲酬償所以來耳及徙涇州其節度使閉城自守音問莫達又徙鳳翔請通使於李令公亦不見納及遣康成王眞之來皆不能達大國之命日望大臣充使兼展情禮實無至者乃引軍還及鹽夏二

州之帥懼我之衆請以城與我求全而歸非我所攻陷也今君以國親將命若結好復盟蕃之願也盟會之期及定界之所唯命是聽君歸奏決定當以鹽夏相還也又云清水之會同盟者少是以和好輕慢不成今蕃相及元帥已下凡二十一人赴靈州節度使杜希全稟性和善外境所知請令主盟會涇州節度李觀亦請同主之又同章表上聞澣誘賂蕃中給役者求其人馬真數凡五萬九千餘人馬八萬六千餘匹可戰者僅三萬人餘悉童幼備數而已是日改崔澣爲鴻臚卿再入吐蕃令澣報尙結贊曰杜希全職在靈州不可出境李觀今

已改官以侍中渾瑊充盟會使約以五月二十四日復盟於清水又令告以鹽夏二州歸於我纔就盟會上疑蕃情不實以得州爲信焉五月渾瑊以充盟會使來辭且受命以兵部尙書崔漢衡爲盟會副使司勳員外郎鄭叔矩爲判官渾瑊赴會盟所上令瑊統衆二萬餘人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赴之上令宰臣召吐蕃使論泣贊等於中書議會盟之所初崔澣與尙結贊約復會於清水且先歸我鹽夏二州結贊云清水非吉地請會於原州之土梨樹又請盟畢歸二州澣遣使與泣贊等同奏上將務懷柔遠皆從之約以五月十五日盟於土

梨樹上召宰臣謀之先是左神策將馬有麟奏土梨樹地多險隘恐蕃軍隱伏不利於我平涼川四隅坦平且近涇州就之爲便由是乃定盟所於平涼川時蕃使論泣贊已復命遽追還告而遣之渾瑊與尙結贊會於平涼初瑊與結贊約以兵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及將盟又約各益遊軍相覘伺結贊擁精騎數萬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師瑊之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爲遊軍纔至蕃中皆被執留瑊不虞也結贊又遣人請瑊曰請侍中已下服衣冠劔佩以俟命蓋誘其下馬將劫持之瑊與崔漢衡監軍特進宋鳳朝等皆入

幕次坦無他慮結贊命伐鼓三聲其衆呼譟而至城遽
出自幕後遇得他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城伏於墮
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過而不
傷焉唯城之裨將辛榮招合數百人據北阜與賊接戰
須臾賊衆四合榮力屈而降鳳朝及城判官韓弁並爲
亂兵所殺漢衡及中官劉延邕俱文珍李清朝漢衡判
官鄭叔矩路泌掌書記袁同直大將扶餘準馬寧及神
策鳳翔河東大將孟日華李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弁等
六十餘人皆陷焉餘將士及夫役死者四五百人驅掠
者千餘人咸被解奪其衣初漢衡爲亂兵所擊其從吏

呂溫以身蔽之刃中溫而漢衡獲免漢衡乃夷言謂執者曰我漢使崔尙書也結贊與我善如果殺我結贊亦殺汝乃捨之盡驅而西旣已面縛各以一木自領至趾約於身以毛繩三束之又以毛繩連其髮而牽之夜皆踣於地以髮繩各繫一楸又以毛扇都覆之守衛者卧其上以防其亡逸也至故原州結贊坐於帳中召與相見數讓國家因怒渾瑊曰武功之捷皆我之力許以涇州靈州相報皆食其言負我深矣舉國所忿本劫是盟在擒瑊也吾遣以金飾桎梏待瑊將獻贊普旣已失之虛致君等耳當遣君輩三人歸也呂溫帶瘡亦至結贊

嘉其義厚給資之結贊率其衆於石門遣中官俱文珍
渾瑊之將馬寧馬燧之將馬弁歸於我遂送漢衡叔矩
等囚於河州辛榮扶餘準等於故廓州鄯州分囚之結
贊本請杜希全李觀同盟將執二節將率其銳師來犯
京師希全等旣不行又欲執渾瑊長驅入寇其謀也如
此上遣中官王子恒賫詔書以遺結贊蕃界不納而還
初瑊與駱元光將發涇州元光謂瑊曰本奉詔令營於
潘原堡以應援侍中竊以潘原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
多詐侍中儻有急何由知之請次侍中爲營以虞其變
瑊以非詔旨固止之元光與同進瑊之營西去盟所二

十餘里元光之營次之其濠柵頗深固城之濠柵可踰
越焉及城單騎奔歸未及其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衆
多已奔散城之至空營而已器械資糧悉棄之賴元光
之衆陣於營中城旣入賊追騎方退元光乃先遣輜重
次與城俱申其號令嚴其部伍而還城復鎮於奉天虜
鹽夏涉春疫大興皆思六月鹽夏二州吐蕃焚城門及
歸結贊以騎三千迎之七月詔曰乃者吐蕃犯塞
廬舍毀城壁而歸杜希全分兵保之毒我生靈俶擾隴東深入河曲朕以兵戈粗定傷夷未
瘳務息戰伐之謀遂從通和之請亦知戎醜志在貪婪
重違修睦之辭乃允尋盟之會果爲隱隱變發遺宮縱

犬羊克狡之群乘文武信誠之衆蒼黃淪陷深用惻然此皆由朕之不明致其至此旣無德於萬衆亦有媿於四方宵旰貽憂何嗟而及今兵部尙書崔漢衡等皆國之良士朝之蓋臣嬰繫窮廬眇然殊域念其家室或未周於屢空錄以息男庶或資於薄俸漢衡宜與一子七品官司勲員外郎鄭叔矩檢校戶部郎中路泌殿中侍御史韓弁及大將孟日華辛榮李至言范澄王良賁樂演明陽昔權交成等各與一子八品官試左金吾兵曹叅軍袁同直榆次尉裴頌及副兵馬使已下各與一子九品官仍並與正員官餘將士各與一子官仍委本使

卽具名銜聞奏於是遣決勝軍使唐良臣以衆六百人
戍潘原堡神策副將蘇太平率其衆五百人戍隴州八
月崔漢衡至自吐蕃初漢衡與同陷者並至河州尙結
贊令召漢衡與神策將孟日華中官劉延邕俱至石門
而遣之結贊令五十騎

新書
五騎

送至境上且質表請進及

潘原李觀使止曰有詔不許更納蕃使受其表而返其
人自是吐蕃率羌渾之衆犯塞分屯於潘口及青石嶺
先是吐蕃之衆自潘口東分爲三道其一趨隴州其一
趨汧陽之東其一趨鈞竿原是日相次屯於所趨之地
連營數十里其汧陽賊營距鳳翔四十里京師震恐士

庶奔駭賊遣羌渾之衆衣漢戎服僞稱邢君牙之衆奄
至吳山及寶鷄北界焚燒廬舍驅掠人畜斷吳山神之
首百姓丁壯者驅之以歸羸老者咸殺之或斷手鑿目
棄之而去初李晟在鳳翔令伐大木塞安化峽及是賊
並焚之九月詔神策軍將石季章以衆三千戍武功召
唐良臣自潘原戍百里城是月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
亭等界人庶男女萬餘口悉送至安化峽西將分隸羌
渾等乃曰從爾輩東向哭辭鄉國衆遂大哭其時一慟
而絕者數百人投崖谷死傷者千餘人聞者爲之痛心
焉渾瑊遣其將任蒙主以衆三千戍好畤是月吐蕃之

衆復至分屯於豐義及華亭百寮入計以破吐蕃圍隴
州刺史韓清沔與蘇太平夜出兵伏於大像龕及夜半
令城中及龕各舉火相應賊大驚因襲其營賊乃退散
時吐蕃攻陷華亭初賊之圍華亭也先絕其汲水道其
守將王仙鶴及鎮兵百姓凡三千人皆在圍中使人間
道請救於隴州刺史韓清沔令蘇太平率一千五百人
赴之及中路其遊騎百餘沒於賊太平素懦怯寡謀遽
引衆退歸賊自是每日令遊騎千餘至隴州州兵不敢
復出凡四日圍中絕水援軍不至賊又積柴城下將焚
之仙鶴遂降於賊賊並焚廬舍毀城壁虜士衆十三四

收丁壯棄老而去北攻連雲堡又陷之堡三面頗峭峻
唯北面連原以濠爲固賊自其北建拋樓七具擊堡中
堡中唯一井投石俄而滿焉又飛梁架濠而過苦攻之
堡將張明遠與其衆男女千餘口東向慟哭而降涇州
之西唯有連雲堡每偵候賊之進退及是堡陷涇州不
敢啟西門西門外皆爲賊境樵蘇殆絕收刈禾稼必布
陣於野而收穫之穫旣失時所得多空穗於是涇人有
饑憂焉吐蕃驅掠連雲堡之衆及邠涇編戶逃竄山谷
者并牛畜萬計悉其衆送至彈箏峽自是涇隴邠等州
賊之所至俘掠殆盡是秋數州人無積聚者邊將唯遣

使表賀賊退而已十月吐蕃數千騎復至長武城韓全

義率衆禦之韓遊瓌之將請以衆助之遊瓌不許及暮

賊退全義亦引還自是賊之騎常往來涇邠之間諸城

西門莫敢啟者賊又修故原州城其大衆屯焉帝取所獲吐蕃

生口不二百狗四年五月吐蕃三萬餘騎犯塞分入涇

邠寧慶鄜等州焚彭原縣廨舍所至燒廬舍人畜沒者

約二三萬計凡二旬方退陳許行營將韓全義自長武

城率衆抗之無功而還遊瓌素無軍政且疾不能興閉

城自守莫敢禦也先是吐蕃入寇恒以秋冬及春則多

遇疾疫而退是來也方盛暑而無患蓋華人陷者厚其

資產質其妻子爲戎虜所將而侵軼焉九月吐蕃將尙
悉董星論莽羅等寇寧州節度使張獻甫率衆禦之斬
首百餘級賊轉寇鄜坊等州縱掠而去五年十月劔南
節度使韋臯遣將王有道等與東蠻兩林苴那時勿鄧
夢衝等帥兵於故嶺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青海獵城
二節度殺其大兵馬使乞臧遮遮悉多楊朱斬首二千
餘級其投崖谷赴水死者不可勝數生擒籠官四十五
人收穫器械一萬餘事馬牛羊一萬餘頭匹遮遮者吐
蕃驍勇者也或云尙結贊之子頻爲邊患自其死也官
軍所攻城柵無不降下蕃衆日却數年間盡復嶺州之

境六年吐蕃陷我北庭都護府初北庭安西旣假道於回紇朝奏因附庸焉蕃性貪狠徵求無度北庭近羌凡服用食物所資必強取之人不聊生矣又有沙陀部六千餘帳與北庭相依亦屬於回紇回紇肆其抄奪尤所厭苦其葛祿部及白服突厥素與回紇通和亦憾其奪掠因吐蕃厚賂見誘遂附之於是吐蕃率葛祿白服之衆去歲各來寇北庭回紇大相頡干迦斯率衆援之頻戰敗績吐蕃攻圍頗急北庭之人旣苦回紇是歲乃舉城降於吐蕃沙隨部落亦降焉北庭節度使楊襲古舉麾下二千餘人出奔西州頡干迦斯不利而還七年秋

又悉其丁壯五六萬人將復北庭仍召襲古偕行俄爲吐蕃葛祿等所擊大敗死者大半頡干迦斯給之曰且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歸本朝也襲古從之及牙帳留而不遣竟殺之自是安西阻絕莫知存否唯西州之人猶固守焉頡干迦斯旣敗劔葛祿之衆乘勝取回紇之浮圖川回紇震恐悉遷西州部落羊馬於牙帳之南以避之八年四月吐蕃寇靈州掠人畜攻陷水口城進圍州城塞水口及支渠以營田詔河東振武分兵爲援又分神策六軍之卒三千餘人戍於定遠懷遠二城上御神武樓勞遣之吐蕃引去六月吐蕃數千騎由青石嶺

寇涇州掠田軍千餘人還及連雲堡守捉使唐朝臣遣
兵出戰大將王進用死之九月西川節度使韋臯攻吐
蕃之維州獲大將論贊熱及首領獻於京師十一月山
南西道節度嚴震擊破吐蕃於芳州及黑水堡焚其積
聚并獻首虜九年二月詔城鹽州是州先爲吐蕃所毀
自此塞外無堡障靈武勢隔西逼鄜坊甚爲邊患故命
城之二旬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紇干遂統兵五千與
兼御史中丞杜彥光之衆戍之是役也上念將士之勞
厚令度支供給又詔涇原湖南山南諸軍深討吐蕃以
分其力

詔朔方河中晉絳邠寧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
靈鹽豐夏綏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

張獻甫右神策軍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
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
朝合兵三萬以左神策將軍胡堅右神策將軍張昌爲
鹽州行營節度使板築之役者六千人餘皆陳城下

由是板築之際虜無犯塞者及畢中外咸稱賀焉是月

西川韋臯獻獲吐蕃首虜器械旗幟牛馬於闕下初將

城鹽州上命臯出師以分吐蕃之兵臯遣大將董勗張

芬出西山及南道破俄和城通鶴軍吐蕃南道元帥論

莽熱

沒籠乞悉鹿

率衆來援又破之殺傷數千人焚定廉故

城凡平柵堡五十餘所十年南詔蠻蒙異牟尋大破吐

蕃於神川使來獻捷語在南詔傳十一年八月黃少卿

攻陷欽橫潯費四州吐蕃渠帥論乞髡湯沒藏悉諾碑

以其家屬來降明年並以爲歸德將軍十二年九月吐

蕃寇慶州及華池縣殺傷頗甚

是歲尙結贊死

十三年

贊普死其子足

之煎立

正月邢君牙奏請於隴州西七十里築城以備西

戎名永信城吐蕃贊普遣使農索昔賞表請修和好邊

將以聞上以其豺狼之性數負恩背約不受表狀任其

使却歸

韋臯取新城

五月十七日吐蕃於劔南山馬嶺三處

開路分軍下營僅經一月進軍逼臺登城嚮州刺史曹

高仕率領諸軍將士并東蠻子弟合勢接戰自朝至午

大破之生擒大籠官七人陣上殺獲三百人餘被刀箭

者不可勝紀收獲馬畜五百餘頭匹器械二千餘事十

四年十月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破吐蕃於鹽州西北十

六年六月鹽州破吐蕃於烏蘭橋下

韋臯拔末
恭順二城

十七年

七月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殺刺史郭鋒毀城隍大掠
居人驅党項部落而去次鹽州西九十里橫槽烽頓軍
呼延州僧延素輩七人稱徐舍人召其火隊吐蕃沒勒
遽引延素等疾趨至帳前皆馬革楷手毛繩縲頸見一
吐蕃年少身長六尺餘赤髭大目乃徐舍人也命解縛
坐帳中曰師勿懼余本漢人司空英國公五代孫也屬
武后斷喪王室高祖建義中泯子孫流播絕域今三代
矣雖代居職位世掌兵要思本之心無涯顧血族無由

自拔耳此蕃漢交境也復九十里至安樂州師無由歸
東矣延素曰僧身孤親老懇祈全活悲不自勝又曰余
奉命率師備邊因求資食遂涉漢疆展轉東進至麟州
城旣無備援兵又絕是以拔之知郭使君是勲臣子孫
必將活矣不幸爲亂兵所害適有飛鳥使至飛鳥猶中
國驛騎也云術者上變召軍亟還遂歸之時詔韋臯分
遣偏將勒步騎合二萬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並進逼
棲雞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諸城以紓北邊故也九月
韋臯大破吐蕃於雅州十八年正月韋臯擒吐蕃大首
領論莽熱來獻賜崇仁里宅以居之莽熱吐蕃內大相

也先貞元十六年韋臯累破吐蕃二萬餘衆於黎州巂州吐蕃遂大搜閱築壘造舟潛謀寇邊臯悉挫之於是吐蕃酋帥兼監統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其大將八十七人舉部落來降定德有計畫嬰嬰知兵法及山川地形吐蕃每用兵定德常乘驛計議諸將稟其成筭至是自以邊功不立懼得罪而歸心焉其明年吐蕃昆明城管磨些蠻千餘戶又來降吐蕃以其衆外潰遂北寇靈朔陷麟州詔韋臯出兵成都西山以紓北邊臯遂命鎮靜軍兵馬使陳泊等統兵萬人出三奇路威戎軍使崔堯臣率兵一千出龍漢石門路南維保

二州兵馬使仇冕保霸兩州刺史董振等率兵二千進逼吐蕃維州城中北路兵馬使邢玘并諸州刺史董懷愕等率兵四千進攻棲鷄老翁等城都將高偁王英俊等率兵二千進逼故松州隴東路兵馬使元膺并諸將郝宗等復分兵八千出南道雅邛黎巂等路又令邛州鎮南軍使御史大夫韋良金發鎮兵一千三百進軍雅州經畧使路惟明與三部落主趙日進等率兵三千進攻通租偏松等城黎州經畧使王有道率三部落郝金信等二千過大渡河深入吐蕃界巂州經畧使陳孝陽與行營兵馬使何大海韋義等及管磨些蠻三部落主

苴那時率兵四千進攻昆明諾濟城自八月至於十二月累破十六萬衆拔其七城五軍鎮受降三千餘戶生擒六千餘人斬首一萬餘級遂圍維州救軍再至轉戰千餘里吐蕃連敗靈朔之寇引衆南下於是贊普遣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松州五道節度兵馬使都統群牧大使率雜虜十萬衆來解維州之圍王師萬餘衆據險設伏以待之先以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之少也悉衆來追入於伏中諸將四面疾擊遂擒莽熱虜衆大潰十九年五月吐蕃使論賴熱至六月以右龍武大將軍薛仵兼御史大夫使於吐蕃二十年三月上旬贊普卒廢朝

三日命工部侍郎張薦弔祭之贊普以貞元十三年四

月卒長子立一歲卒次子嗣立命文武三品以上官弔

其使四月吐蕃使臧

文缺

河南觀察使

河南下五字疑錯簡衍文此蓋因本

紀而誤

論乞髯及僧南撥特計婆等五十四人來朝十二

月遣使論襲熱郭志崇來朝二十一年二月順宗命左

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田景度持節告哀於吐蕃以

庫部員外郎兼御史中丞熊執易爲副使七月吐蕃使

論悉諾等來朝永貞元年十月贊普使論乞縷勃藏來

貢助德宗山陵金銀衣服牛馬等

有詔陳太極廷中

十一月以

衛尉少卿兼御史中丞侯幼平充入蕃告冊立等使元

和元年正月福建道送到吐蕃生口十七人詔給遞乘

放還蕃六月遣使論勃藏來朝以五萬騎入振武拂鶻泉萬騎至豐州大石谷

鈔回鶻五年以祠部郎中徐復往使并賜鉢鬘布書鉢還國者

至鄯州擅還其副李五月遣使論思耶熱來朝并歸鄯

逢致命贊普復坐貶叔矩路泌之樞及叔矩男文延等一十三人叔矩泌平

涼之盟陷焉凡二十餘年竟不屈節因沒於蕃中至是

請和故歸之六月命宰相杜佑等與吐蕃使議事中書

令廳論思耶熱拜於庭佑答拜堂上且言歸我秦原安樂州地七月遣

鴻臚少卿攝御史中丞李銘爲入蕃使丹王府長史兼

侍御史吳輦副之六年至十年遣使朝貢不絕又欽隴州塞

互市十二年四月吐蕃以贊普卒來告使者論乞髯來以右衛

將軍烏重珣兼御史中丞充弔祭使殿中侍御史段鈞

副之

可黎可足立爲贊普重珣以扶餘準李驂偕歸準東明人本朔方騎將驂隴西人貞元初戰沒於虜

使者知不死求之乃得還詔以

十三年

吐蕃使論矩立藏來朝未出境

十月吐蕃圍我宥州鳳翔上言遣使修好是月靈武於

定遠城破吐蕃二萬人殺戮二千人生擒節度副使一

人判官長行三十九人獲羊馬甚衆平涼鎮遏使郝玘

破二萬餘衆收復原州城獲羊馬不知其數夏州節度

田緡於靈武亦破三千餘人十一月鹽州上言吐蕃入

河曲夏州破五萬餘人靈武破長樂州羅城焚其屋宇

器械

詔留矩立藏等不遣

西川節度使王播攻拔峨和棲雞等城

十四年正月敕曰朕臨御萬邦推布誠信西戎納款積有歲時中或虧違亦嘗苞貸我有殊德寧不是思重譯貢珍道途相繼申恩示禮曾無闕焉昨者蕃使奉章又至京輦將君長之命陳和好之誠臨軒召見館餼加厚復以信幣諭之簡書亦旣言旋纔及近甸遽聞蟻聚來犯封陞河曲之間頗爲暴擾背惠棄約斯謂無名公議物情咸請誅絕朕深惟德化之未被豈慮夷俗之不賓其國失信其使何罪釋其維繫以遂性示之宏覆以忘懷予衷苟孚庶使知感其蕃使論矩立藏等并後般來

使並宜放歸本國仍委鳳翔節度使以此意曉諭八月
吐蕃營於慶州方渠大軍至河州界十月吐蕃節度論
三摩及宰相尙塔藏中書令尙綺心兒共領軍約十五
萬衆圍我鹽州數重党項首領亦發兵驅羊馬以助閼
歷三旬賊以飛梯鵝車木驢等四面齊攻城欲陷者數
四刺史李文悅率兵士乘城力戰城穿壞不可守撤屋
版以禦之晝夜防拒或潛兵斫營開城出戰約殺賊萬
餘衆諸道救兵無至者凡二十七日
朔方將史敬奉以奇兵繞出虜背大破賊乃退
始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固守贊普徙帳南山使尙綺心兒攻之鼎請救回鶻踰年不至議焚城郭引衆東奔皆以爲不可鼎遣都知兵馬使閼朝領壯士行視水草晨入謁辭行與鼎親吏周沙奴共射

穀弓揖讓射沙奴卽死執鼎而縊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歲糧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無徙他境請以城降綺心兒許諾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贊普以綺心兒代守後疑朝謀變置毒韃中而死州人皆胡服臣虜每歲時祀父祖衣中國之服號慟而藏十五年二月以秘書少監兼御史中丞田泊入吐

蕃告哀并告冊立

虜引兵入屯靈武靈州兵擊却之

三月攻掠我青塞

烽

進寇涇州瀕水而營綿五十里

七月遣使來弔祭十月侵逼涇州命

右軍中尉梁守謙充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行營都監統

神策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往救援以太府少卿兼

御史中丞邵同持節入吐蕃充答請和好使貶前入吐

蕃使秘書少監田泊柳州

新書郴州

司戶初泊入蕃爲弔祭

使蕃請於長武城下會盟洎懦怯不得還唯唯而已至是西戎入寇且曰田洎許我統兵馬赴盟誓遂貶之戎人實以邊將擾之致忿徒假洎爲辭也涇州上言吐蕃大將並退於是罷神策行營兵自田縉統夏州以貪狼侵擾党項苦之屢引西戎犯塞及是大兵入寇邊將郝玘數襲擊蕃壘殺戮甚衆邠州李光顏復以全師而至戎人懼而退蓋田縉始生國患而賴光顏郝玘之驅戮也

復遣使者來南畧雅州詔方鎮與虜接者謹備邊

十一月夏州節度使李佑

自領兵赴長澤鎮靈武節度使李聽自領兵赴長樂州並奉詔討吐蕃也十二月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長慶

元年六月犯青塞堡以我與回紇和親故也鹽州刺史

李文悅發兵進擊之九月吐蕃遣使

尙綺力
施恩

請盟上許

之宰相欲重其事請告太廟太常禮院奏曰謹按肅宗
代宗故事與吐蕃會盟並不告廟唯德宗建中末與吐
蕃會盟於延平門欲重其誠信特令告廟至貞元三年
會於平涼亦無告廟之文伏以事出一時又非經制求
之典禮亦無其文今謹叅詳恐不合告從之乃命大理
卿兼御史大夫劉元鼎充西蕃盟會使以兵部郎中兼
御史中丞劉師老爲副尙舍奉御兼監察御史李武京
兆府奉先縣丞兼監察御史李公度爲判官十月十日

與吐蕃使盟宰臣及右僕射六曹尚書中執法太常司

農卿京兆尹金吾大將軍

詔宰相與尚書右僕射韓臯御史中丞牛僧孺吏部尚書

李絳兵部尚書蕭俛戶部尚書楊於陵禮部尚書韋綬

太常卿趙宗儒司農卿裴武京兆尹柳公綽右金吾將

軍郭鏌及吐蕃使者論訥羅皆預焉其詞曰維唐承天撫有八紘聲

教所臻靡不來廷兢業齊栗懼其隕顛續武紹文疊慶

重光克彰濬哲罔忝洪緒十有二葉二百有四載則我

太祖權明號而建不拔鋪鴻名而垂永久類上帝以答

嘉應亨皇靈以酬景福曷有迨已越歲在癸丑冬十月

癸酉文武孝德皇帝詔丞相

臣植臣播臣

元穎等與大

將和蕃使禮部尚書論納羅等會盟於京師壇於城之

西郊坎於壇北凡讀誓刑牲加書復壤陟降周旋之禮
動無違者蓋所以偃兵息人崇姻繼好懋建遠畧規恢
長利故也原夫昊穹上臨黃祇下載茫茫蠢蠢之類必
資官司爲厥宰臣苟無統紀則相滅絕中夏見管維唐
是君西裔一方大蕃爲主自今而後屏去兵革宿忿舊
惡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結援邊堠撤警戍烽韜煙
患難相恤暴掠不作亭障甌脫絕其交侵襟帶要害謹
守如故彼無此詐此無彼虞嗚呼愛人爲仁保境爲信
畏天爲智事神爲禮有一不至構災於躬塞山崇崇河
水湯湯日吉辰良奠其兩疆西爲大蕃東實巨唐大臣

執簡播告秋方大蕃贊普及宰相鉢闡布尙綺心兒等
先寄盟文要節云蕃漢二邦各守見管本界彼此不得
征不得討不得相爲寇讐不得侵謀境土若有所疑或

要捉生問事便給衣糧放還今並依從更無添改預盟

之官十七人皆列名焉其劉元鼎等與論訥羅同赴吐

蕃本國就盟仍敕元鼎到彼令宰相已下各於盟文後

自書名

時吐蕃以壯
騎屯魯州

靈武節度使李進誠於太谷山下

新書大
石山

破吐蕃三千騎

遣使者趙國章來
且致宰相信幣

二年二月遣

使來請定界六月復遣使來朝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入

靈武界遣兵逐便邀截又言擒得與党項送書信吐蕃

一百五十人是月劉元鼎自吐蕃使迴奏云去四月二

十四日到吐蕃牙帳以五月六日會盟訖初元鼎往來

蕃中並路經河州見其都元帥尙書令尙綺心兒云

新書

作尙塔回紇小國也我以丙申年踰磧討逐去其城郭

藏語

二日程計到卽破滅矣會我聞本國有喪而還回紇之

弱如此而唐國待之厚於我何哉元鼎云回紇於國家

有救難之勲而又不曾侵奪分寸土地豈得不厚乎是

時元鼎往來渡黃河上流

元鼎踰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

湟水至濛谷抵龍泉與河合

在洪濟橋西南二千餘里其水極爲淺

狹春可揭涉秋夏則以船渡其南三百餘里有三山山

形如鍬

日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

河源在其

間水甚清冷流經諸水色遂赤續爲諸水所注漸既黃

濁

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

又其源西去蕃之列館約四驛每驛

約二百餘里東北去莫賀延磧尾

殆五百里

濶五十里向南

漸狹小北白沙州之西乃南入吐渾國至此轉微故號

磧尾計其地理當劔南之直西

元鼎踰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

蘭州地皆秔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耄老千人拜見泣問天子安否言頃從

軍沒於此今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尙念之乎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密問之豐州人也過石堡城崖壁峭竦

道回屈虜曰鐵刀城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而信安王禕張守珪所定封石皆仆獨虜所立石猶存

赤嶺距長安三千里而羸蓋攏右故地也

元鼎初見贊普於悶懼

新書

盧川

蓋贊普夏衙之所其川在邏娑川南百里臧河之所流

也

河之西南地如砥原野秀沃夾河多檉柳山多栢坡

生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瘞其旁度悉結羅嶺鑿石

通車逆金城公主道也至藥谷就館臧河之北川贊普

之夏牙也周以槍纍率十步植百長梁中刺大幟爲三

門相距皆百步甲士持門巫祝鳥冠虎帶擊鼓凡入者

搜索乃進中有高臺環以寶楯贊普坐帳中以黃金飾

蛟螭虎豹身被素褐結朝霞昌首佩金鏤劍鉢挈連立

於右宰相列臺下唐使者始至給事中論悉答熟來議

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畧等樂奏秦王破陣

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人盟壇廣十

步高二尺使者與虜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

上設巨榻鉢挈連以浮屠重爲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

鉢挈連不軟盟畢以浮屠重爲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

者交慶乃降元鼎還虜元帥尙塔藏館客大夏川集東

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臺上徧曉之且戒各保境毋

相暴犯策署時吐蕃遣使論悉諾息等隨元鼎來謝命

彝泰七年

左衛大將

太僕少卿杜載使以答之

是歲尙綺心兒以兵擊回鶻党項小

軍令狐通相尙設塔率衆三萬牧馬木蘭梁

三年正月遣使論答熱來朝賀四年

九月遣使求五臺山圖十月貢犂牛及銀鑄成犀牛羊

鹿各一寶厯元年三月遣使尙綺立熱來朝且請和好

九月遣光祿卿李銳爲使以答之大和五年至八年遣

使朝貢不絕我亦時遣使報之

五年維州守將悉怛謀挈城以降劔南西川節

度使李德裕受之收符章伏鎧更遣將虞藏儉据之州

南抵江陽岷山西北望隴山一面崖三涯江虜號無憂

城爲西南要扞會牛僧孺當國疑還悉怛謀歸其城吐

蕃夷誅無遺種以怖諸戎自是比五年虜使來必報所

貢有王帶金血繒羣牛尾霞氍毹馬羊橐駝贊普立幾

三十年病不事委任大臣故不能抗中國邊候晏然死

以弟達磨嗣達磨嗜酒好畋獵喜內且凶愎少恩政益亂開成元年二月皆遣使來

四年遣太子詹事李景儒往使吐蕃以論集熱來朝獻
玉器羊馬自是國中地震裂水泉湧岷山崩洮水逆流
三日鼠食稼人飢疫死者相枕會昌二年贊普卒十二
藉部廊間夜聞鼙鼓聲人相驚

月遣論贊熱等來告哀詔以將作少監李璟弔祭之

以妃緄兒尙延力子乞離胡爲贊普始三歲妃共治其
國大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肯拜曰贊普支屬尙多何
至立緄氏子耶哭而出用事者其殺之別將尙恐熱爲
落門川討擊使姓末名農力熱猶中國號郎也謫詭善
幻約三部得萬騎擊鄯州節度使尙婢婢畧地至渭州
與宰相尙與思羅戰薄寒山思羅敗走松州合蘇毗吐
渾羊同兵入萬保洮河自守恐熱謂蘇毗等曰宰相兄
弟殺贊普天神使我舉義兵誅不道爾屬乃助逆背國
邪蘇毗等疑而不戰恐熱磨輕騎涉河諸部先降并其
衆至十餘萬禽思羅縊殺之婢婢姓沒盧名贊心牙羊
同國人世爲吐蕃貴相寬厚略通書記不喜仕贊普強
官之三年國人以贊普立非是皆叛去恐熱自號宰相
以兵二十萬擊婢婢鼓鼙牛馬橐駝聯千餘里至鎮西
軍大風雷電部將震死者十餘人羊馬橐駝亦數百恐

熱惡之按軍不進婢婢聞之厚幣詒書約歡恐熱大喜
曰婢婢書生焉知軍事我爲贊普當以家居宰相處之
於是退營大夏川婢婢遣將麗結心莽羅薛呂擊恐熱
於河州之南伏兵四萬結心據山射書極罵恐熱怒甚
盛兵出鬪結心僞北恐熱追至數十里莽羅薛呂以伏
兵衷擊大風雨河溢溺死甚衆恐熱單騎而逃旣不得
志尤猜忍殺戮部將炭藏豐贊皆降婢婢厚遇之明年
恐熱復攻鄯州婢婢分兵五道拒守恐熱保東谷山堅
壁不出炭藏繚以重柵斷汲道旬日恐熱走薄寒山募
散卒稍至得數千人復戰鷓鴣雞山再戰南谷皆大敗兵
卒仍歲
大中三年春宰相尙
宣宗紀
恐熱東道節度使

以秦原安樂等三州并石門木峽等七關欵塞

婢婢屯兵河源

聞恐熱謀渡河急擊之爲恐熱所敗婢婢統銳兵扼橋
亦不勝焚橋而還恐熱間出雞頂嶺關馮硤爲梁攻婢
婢至白土嶺敗其將尙鐸羅榻藏進戰聲牛硤婢婢將
燭盧鞏力欲負硤自固以困恐熱大將磨離羅子不從
乃辭疾先歸羅子急擊恐熱一戰而死婢婢糧盡引衆
趨甘州西境以拓拔懷光居守恐熱麾下多歸之恐熱

大略鄆廓瓜肅伊西等州所過捕戮積尸狼藉麾下內
怨皆欲圖之乃揚聲將請唐兵五十萬共定其亂保渭
州求冊爲贊
普奉表歸唐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以聞命太僕卿陸耽
往勞焉

命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等兵迎援恐熱既
至詔尙書左丞李景讓就問所欲恐熱倨夸自
大且求河渭節度使帝不許還過咸陽橋咄歎曰我舉
大事覲得濟此河與唐分境於是復趨落門川收散卒
將寇邊會久雨糧絕恐熱奔還邠州於是鳳翔節度使
李毗復清水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復原州取石門等六
關得人畜幾萬靈武節度使李欽取安樂州詔爲威州
邠寧節度使張欽緒復蕭關鳳翔收秦州山南西道節
度使鄭涯得扶州鳳翔兵與
吐蕃戰隴州斬首五百級
其年七月河隴耆老率長

幼千餘人赴闕上御延喜樓觀之莫不歡呼抃舞更相

解纒爭冠帶於康衢然後命善地以處之

因詔差賜四道兵錄有勞

者三州七關地腴衍者聽民墾藝貸五歲賦溫池委度
支權其鹽以贍邊四道兵能營田者爲給牛種戍者倍

其資餉再歲一代商賈往來於邊觀者咸稱萬歲初太

薛仁果得隴上地虜李軌得涼州破吐谷渾高昌開四

鎮元宗繼收黃河磧石宛秀等軍中國無斥堠警者幾

四十年輪臺伊吾屯田禾菽彌望開遠門揭候署曰西

極道九千九百五十里示戍人無萬里行也乾元後隴右劍

南西山三州七關軍鎮監牧三百所皆失之憲宗嘗覽

天下圖見河湟舊封赫然思經畧之未暇也至是群臣

奏言王者建功立業必有以光表於世者今不勤一卒

血一刃而河湟自歸請上天子尊號帝曰憲宗嘗念河

湟業未就而殂落今當述祖宗之烈其議上順憲二廟

諡號夸顯後世又詔朕姑息民其山外諸州須後經營

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瓜沙伊肅甘等十一州地

圖以獻始義潮陰結豪英歸唐一日衆擐甲譟州門漢

人皆助之虜守者驚走遂攝州事繕甲兵耕且戰悉復

餘州以部校十輩皆操挺納表其中東北走天德城防

禦使李丕以聞帝嘉其忠命使者齎詔收慰擢義潮沙

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爲節度使其後河渭虜將尙

延心以國破亡亦獻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

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林關以

延心爲河渭等州都遊奕使咸通二年義潮奉涼州來
歸七年北庭回鶻僕固俊擊取西州收諸部鄯州城使
張季顥與尙恐熱戰破之收器鎧以獻吐蕃餘衆犯邠
寧節度使薛宏宗卻之會僕固俊與吐蕃大戰斬恐熱
首傳京師八年義潮入朝爲右神武統軍賜第及田命
族子惟深守歸義十三卒沙州以長史曹義金領州
務遂授歸義軍節度使後中原多故王命不及甘州爲
回鶻所并歸義諸城多沒渾末亦曰唃末吐蕃奴部也
虜無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耕牧及恐熱
亂無所歸共相嘯合數千人以唃末自號居甘肅瓜沙
河渭岷廓疊宕間其近蕃
牙者最勇而馬尤良云

史臣曰戎狄之爲患也久矣自秦漢已還載籍大備可
得而詳也但世罕小康君無常聖我衰則彼盛我盛則
彼衰盛則侵我郊圻衰則服我聲教懷柔之道備預之
方儒臣多議於和親武將唯期於戰勝此其大較也彼

吐蕃者西陲開國積有歲年蠶食隣蕃以恢土宇高宗
朝地方萬里與我抗衡近代已來莫之與盛至如式遏
邊境命制出師一彼一此或勝或負可謂勞矣迨至幽
陵盜起乘輿播遷戍卒咸歸河湟失守此又天假之也
自茲密邇京邑時縱寇掠雖每遣行人來修舊好玉帛
纔至於上國烽燧已及於近郊背惠食言不顧禮義卽
可知也夫要以神明貴其誠信平涼之會畜其詐謀此
又不可以忠信而御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也誠哉是言

贊曰西戎之地吐蕃是強蠶食隣國鷹揚漢疆乍叛乍

服或弛或張禮義雖攝其心豺狼

新書贊曰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蹙其牙
犁其庭而後已惟吐蕃回鶻號強雄爲中國患最久
贊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爲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
馘華人謀夫虓帥圍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
自亡而唐亦衰焉夫外撫內寧唯聖人不讓元宗有
逸德而拓地太大大務遠功忽近虞逆賊一奮中原
裂訖二百年不得復完而至陵夷然則內
先自治釋四夷爲外懼守成之良資也

唐書卷第二百五十六下